

略论陶渊明诗文中肯定自己的第一人称

(日) 大立智砂子 撰 李寅生 译

摘要: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有很多使用“我”、“吾”的情况,本文对此进行研究,发现陶渊明作品中的“我”、“吾”有三种指代意义,一是相对于第二人称“你”而言的“我”;二是相对于第二人称“你”之外而言的“我”,包括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三是相对于命运和时间等自然运行情况而言的“我”。把握这些差别,对深刻领会陶诗的含义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陶渊明诗文 第一人称 指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5)01-0001-(06)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有很多使用“我”、“吾”的情况。与陶渊明时代相近、现存诗歌数量比较接近的谢灵运相比,陶渊明诗歌中使用“我”、“吾”的用例要比谢灵运多得多。从陶渊明使用的第一人称来看,有两种情况:一是指陶渊明自己,二是指其他人。本文所研究的是陶渊明作品中的第一人称的情况。第一人称除了作者之外而指其他人之事,特别是假托表现的第一人称,可参见《陶渊明假托诗中的第一人称表现》^[1]。本文首先对第一人称“我”是相对于什么样的事物而进行一个界定,其次就《读山海经》诗中所见到的“吾庐”、“我书”、“我园中蔬”之类的给植物和住所所加的第一人称进行考察。

一、以对象为目的的分析

在陶渊明作品中,验证第一人称“我”的用例,有以下的几种情况。

1. 相对于第二人称“你”而言的“我”。
2. 相对于第二人称“你”之外而言的“我”。这包括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
3. 相对于命运和时间等自然运行情况而言的“我”。

“我”是指自己而言的词语,其中的意义并没有改变。虽然是字义上的第一人称,但由于对象的变化,“我”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首先,看一下第一种情况中的相对于第二人

称“你”而言的“我”的例子。举《拟古》其三为证: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
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
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
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
如?

这首诗是把我的心和你心进行对比,我的心像燕子一样还能回到先巢,原来居住的地方并没有忘记,而你又如何呢?结尾“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是把“我”的心与“你”的情进行对比,是“我”和“你”对应关系。在《诗经》中也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如《郑风·期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中“子”、“我”与“我心”、“子衿”便是这样的情况。“我”与“你”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对应的词语,那么是否有受到陶渊明《拟古》其三直接影响的作品呢?晋清商曲辞中的《冬歌》,笔者认为受到陶渊明《拟古》其三影响的作品: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
柏,君情复何似。

“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是与陶渊明的《拟古》非常相似的对句。陶渊明“固匪石”的表现,可以看做是《冬歌》中“如松柏”的表

收稿日期: 2014-12-08

作者简介: 大立智砂子(1971-),女,文学博士,现为日本明治药科大学外聘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李寅生,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固匪石”出自《诗经·期邶风·期柏舟》中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说石头是不能转动的。“如松柏”出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是说即使到了寒冬松柏也不会凋零。陶渊明的《拟古》其三与《冬歌》有着如此相似的表现，显然是受了汉代相和歌辞《艳歌行》的影响。《艳歌行》见于《玉台新咏》卷一、《乐府诗集》卷三九：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荡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艳歌行》）

以“翩翩堂前燕”开头的这首诗，主要讲述了如下内容。在异乡的作者，衣服蓬乱时遇到“贤主人”，于是请“贤主人”为他缝补。陶渊明的《拟古》其三受到了《艳歌行》中“翩翩堂前燕”一句的影响，以“翩翩新来燕”表现了出来。虽然仅有文字上的小小变动，但陶渊明的《拟古》其三还是吟咏了回归旧巢的燕子。亦即无论“翩翩堂前燕”、“翩翩新来燕”中的哪一个句子，都包含了对远行者发出“不如归”的呼唤^[2]。从陶渊明的《拟古》其三，到《艳歌行》吟咏回归旧巢的燕子，再到“远行不如归”的游子，最后归结到底的是“君情复何似”的《冬歌》之问。引用《冬歌》中的句子，再使用《艳歌行》中的句子，询问“君情定何如”，其中的含义更为深刻了。

陶渊明的《拟古》其三，是从作者到读者，即向“君”过渡时，传达“你如何如何”的信息。这里的“君”大概是指与陶渊明有着个人交友的人。这个人是指谁呢？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他对这类的友人和熟人除了对应称呼“我”和“你”之外，对家人也使用这类的称呼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乞食》）

嗟我与尔，特迫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

《乞食》是诗人拜访他人乞讨食物的诗。这二句说的是韩信的故事。陶渊明的这二句沿用这个

故事，说的是“感谢你像漂母那样的恩惠，我却惭愧没有像韩信那样的才能”。这里的“你”和“我”是作为一种相对关系而存在的。又如《祭程氏妹文》，是陶渊明祭奠嫁到程家的妹妹去世的妹妹所写的祭文。这里列举的是文章的一部分，作者在作品中一直称呼妹妹为“尔”，表现了第一人称“我”与“尔”的对应关系。除了这篇《祭文》之外，陶渊明还有《祭从弟敬远文》，他对从弟也一直称呼为“尔”，“我”与“尔”也是对的应关系。在写给去世亲戚的祭文中，使用“我”与“尔”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关于《祭文》中第二人称“尔”，第一章第二节有所叙述。

在作品中，还有中间使用“你”的称呼，前面谈到的《乞食》即是如此。最初称呼为“主人”，后来才使用“子”的。类似作品中称呼“尔”和“君”的第二人称变化，还有下面的一首诗：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奇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令至岁寒。（《拟古》其五）

《拟古》其五首先对“东方有一士”的人物做了介绍，作者陶渊明欲会“其人”，不惜远涉山河。那个人的家中生长青松，白云环绕着屋檐，是一位高洁之士。作者与他义气相投，愿意与君一起相邻居住“东方有一士”、“其人”、“君”这样的称呼变化，是在特别熟悉的情况下使用的。由弹琴相识之后，所以才称呼对方为“君”。这可能是由于个人的相互关系，作为一对一的称呼使用“君”的。

吟咏“我”和“君”等“我”和“你”之类的对应关系，在历史上多见于表现男女间思慕的诗。男女之间的恋歌，因为表达的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对方使用第二人称属于自然之事。前面举的《诗经·期邶风·期子衿》就是其中的一例。但陶渊明吟咏男女之情的诗较少，对熟人、朋友、亲族使用“我”和“你”是诗歌中的主流。在《闲情赋》中，使用了第一人称“余”而没有使用第二人称“君”等词语。这一点是有必要注意的。陶渊明吟咏的“我”和“你”，对熟人、朋友、亲族使用是诗歌中的主流。

下面以第二种情况中第二人称“你”之外而

言的“我”，来对“我”进行考察。与“我”做对比是指生活中的一般人，不是指特定的人。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归去来兮辞》)

在《归去来兮辞》中，“我”与“世”做了对比。这是他人与自己做比较，如何表现突出自己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表现的是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然后吟咏自己的独特性。

前面考察的第一种情况中的“我”和“你”，是作者与对象之间有了比较密切关系而存在的，如有亲族、熟人、朋友关系。从历史上看，即使在恋爱的诗中，也有使用“我”和“你”这样称呼的。它表现了两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而非指其它。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中，对“我”而言则不是指特定的他人。“我”的对方不一定是指某个人，相对于漠然的印象和观念，“我”指自己的情况较多。如对人世间一般的价值观较为漠然，所以才有了“我”的意见。下面举《杂诗》其四为例，这首诗把“丈夫”与“我”做了对比。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时，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其四)

在陶渊明《杂诗》其四中，相对于“丈夫”而言，陈述的是“我”的意见。实际上，这个“丈夫”引用的是曹植《赠白马王彪》诗“丈夫志四海”之句。下面是曹植《赠白马王彪》诗的一部分：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裯，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曹植《赠白马王彪》)

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是说男子汉有了大志，万里犹邻。即使与妻子分离忘记了恩爱，也不是什么问题。但陶渊明《杂诗》其四对此做了反驳。曹植“何必同衾裯，然后展殷勤”，说的是即使是离开家人。也算不上什么困难，而对此陶渊明则表示“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他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陶渊明的反驳从第二句“我愿”以降，至第八句“起晚眠常早”。是说发现自己年老之后，希望与亲戚同住，保护好子孙，过着有酒有音乐的日子。喝完酒之后，放松一下身心，早早的睡觉

了。相对于曹植的“丈夫”之举，这只是“我”的愿望。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也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以“丈夫”与“我”对举，“丈夫志四海”则“冰炭满怀抱”，而所得不过“空名道”而已，我愿与“亲戚共一处”，以安享天年耳。

相对于曹植提出的“丈夫”生活观，这只是“我”的愿望，陶渊明提出了与此不同的幸福观。自己的生活观与社会上一般人存在着差异，于是便把“我”与他人做了比较。

下面再举第三种情况中命运与时间等人之外吟咏“我”的例子。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中列举的“我”，是表示人类同土关系使用的。也就是说，存在于人类关系中对亲族或世人用“我”。在第三种情况中，还有不是对人而是对日月和命运而说的“我”。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归去来兮辞》)

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杂诗》其三)

在《归去来兮辞》中，“万物”与“我”的人生做了对比。看到万物得其时而欣欣向荣，所以才感叹自己的生命也将面临死亡。这里的“万物”与“我”存在着对应关系。在《杂诗》其三，作者把“我”与“日月”的运行做了对比。日月的运行逝去了还会回来，但我们人类一旦去世就再也不会复活了。相对于逝去的“日月”，作者感叹的是将会死去的“我”。

这里的“我”，虽然是指作为个人而言的自己，但也可以看到人类整体的情况。如在《杂诗》其三“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中，相对于“日月”发出的“我去不再阳”的感慨，虽然是作者个人的感慨，但也是人类一般共通的命运，是众人共通的感慨。也就是这里吟咏的是作为人类一员的“我”。下面为了做一个稍微详细的考察，举《杂诗》其三的全诗：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春春藻，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

这首诗是说日月循环往复，而“我”却是要死的。“我”在指陶渊明个人的同时，也是指全人类共同的命运。末句的“忆此断人肠”，便是作者看到了“人”的命运。日月轮回，没有生死。但人类普遍的命运，却有使“人”断肠的表现。

“我”与“人”虽有个别字义的差异，但却有非常相近的意思^[3]。

万物与日月对比时，“我”是现在存在的个人。增加了“我”的含义，便成为了人类宿命的背负者，即具有了人类代表者“我”的含义。相对于第一种情况中的“你”而言的“我”，与第二种情况中的“我”是把二个相关个人进行比较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下面的《读山海经》其一有着与这些基本用法不同的表现。现就《读山海经》其一使用“我”的情况进行考察。

二、《读山海经》其一所见到的第一人称 《读山海经》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这首诗用了四个第一人称。第四句“吾亦爱吾庐”、第六句“时还读我书”、第十句“摘我园中蔬”中的“我”反复使用，既强调的是自己，又强调自己的独特性。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表现。

首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吾亦爱吾庐”中出现的第一人称。第四句“吾亦爱吾庐”与第三句“众鸟欣有托”为对句。众鸟有所托而喜，作为我之所爱便是自己的“庐”了。第四句“吾亦爱吾庐”一句五字中，“吾”字反复使用了两次。在这句之内，“我~我~”的表现形式在古代中就有“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的句子。同一个词语在一句内二次使用，具有调整句式适宜歌谣的作用。在《诗经》中一句之内反复出现相同的字，小雅中的《出车》即是其中一例^[3]。陶渊明的“吾亦爱吾庐”，也产生了这样反复的效果。自己爱自己的庐，强调自己的所爱之事，是强烈肯定自己的表现。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庐”、“书”、“园中蔬”与第一人称“我”连接在一起。

关于第六句“我书”。读“我书”动作的主体并没有明示，但是指我自己。是“归我宅，读我书”的意思。与“吾亦爱吾庐”的结构一样，一句中反复出现了两个“我”。“我书”具体是指《山海经》，也指第十三、十四句“泛览周王传，

流观山海图”的《周王传》《山海图》。《周王传》与《山海图》相对，那么为什么加“我”而写成“我书”呢？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使用“我书”的只有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一例，而“吾书”则完全没有使用。

关于第十句“园中蔬”。和前面的记载一样，没有明示说“我”，但吟咏的却是我摘我园中“蔬”之事。“蔬”，指蔬菜。为什么是指我的园中的蔬菜呢？“蔬”，在晋代以后成为了诗歌中吟咏的内容。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有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蹲鸱蔽地生，原隰殖嘉蔬”；支遁的《咏怀诗》：“霄崖育灵藟，神蔬含润长”；支遁的《述怀诗》：“濯足戏流澜，采练衔神蔬”；湛方生的《后斋诗》：“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四例。

张载的“蔬”，是祭礼中稻的别称，《礼记·期曲礼下》载“凡祭宗庙之礼，稷曰明粢，稻曰嘉蔬。”“嘉蔬”指“稻”。支遁的“神蔬”是相对于神仙和神灵而言的那种超俗的、超人类的植物。陶诗描写的是在自家种田、种菜的情景。湛方生的《后斋诗》（见《艺文类聚》卷六四），与陶渊明描写田园生活风景的诗极为相近，并与“园蔬”的意思极为相近。湛方生的《后斋诗》内容如下：

解纓复褐，辞朝归藪。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棖悠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匪远，可以长久。（《后斋诗》）

湛方生的《后斋诗》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一比较，可以发现他们的住所是与世俗隔绝的（陶“穷巷隔深辙”、湛“门不容轩”），住宅长满了繁茂的草木（陶“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湛“茂草笼庭，滋兰拂牖”），与友人有着共同的话题（陶“颇回故人车”），没有友人来访时湛方生“携我亲友”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关于蔬菜和春酒，陶“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湛“茹彼园蔬，饮此春酒”，两者有着非常相似的表现。陶渊明也像湛方生那样作了“春酒”和“蔬”的对句，这是应该值得引起注意的。

在“庐”、“书”、“园中蔬”中与第一人称“我”联系在一起，属于一些特殊的用例。第一人称表现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一人称也见

于陶渊明的其它诗中。下面是陶诗中所看到的与第一人称相关的展示自己世界观的诗。首先举《时运》诗。

《时运》序:

时运, 游暮春也。春服既成, 景物斯和。偶景独游, 欣慨交心。

“春服”, 语出《论语·期先进》: “莫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孔子听了曾皙的回答之后, “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他对曾皙之言表示赞同。这个故事被陶渊明《时运》序文的“春服既成”原封不动地引用了。整首诗强调的是曾皙的意识。

下面看《时运》其一这首诗:

迈迈时运, 穆穆良朝。袭我春服, 薄言东郊。山涤馀霭, 宇暖微霄。有风自南, 翼彼新苗。

《时运》一吟咏的是春季之事。“山涤馀霭, 宇暖微霄”, 描写的是暮春之季的风景, “有风自南, 翼彼新苗”是说微微的南风吹绿了植物的幼苗, 成为了哺育万物的季节。“我”于是“袭我春服”, 穿上了春装。这里的“春服”, 如按序文所说应该是曾皙之言。又从序文的“偶景独游”来看, 也应该是个人之旅。但是为什么是个人之旅呢? 为什么这里强调“我”呢? 给人的感觉好像有些不明白。

《时运》之二:

洋洋平津, 乃漱乃濯。邈邈遐景, 载欣载瞩。称心而言, 人亦易足。挥兹一觴, 陶然自乐。

其二没有使用第一人称。风物清新, 令人喜悦, 风景之乐, 甚于饮酒。邈邈的风景, 即是序文“景物斯和”所说的风景。其二整体吟咏的是喜悦之情。

《时运》之三:

延目中流, 悠悠清沂。童冠齐业, 闲咏以归。我爱其静, 寤寐交挥。但恨殊世, 邈不可追。

其三表现的是季节、风景带来的心灵上的愉悦, 同时也道出了个人的一些遗憾。序文中的“欣慨交心”的“欣”和“慨”便表达了这个意思。

“延目中流, 悠悠清沂”的风景之乐, 令人想起了遥远的曾皙之言。“清沂”, 沿袭了曾皙所说

的“浴乎沂”。眺望眼前的河流, 于风景中想到了曾皙的“清沂”之言。其二诗中, 继续吟咏的是序文中“欣”的内容。其三第三、四句“童冠齐业, 闲咏以归”, 沿用的是“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的曾皙之言。这二句, 并非实景, 而是陶渊明想像曾皙之风的风景。吴瞻泰《陶诗汇注》载王洪度之言“第三首延目悠悠, 即下不可追慕, 乃遐想意中之事, 非实写目前之乐。”这一章不是实写目前之乐, 而是吟咏心中想到的风景。河中的美景, 是陶渊明想像的古代风景。“我爱其静, 寤寐交挥”的曾皙描绘出来的世界, 成为了陶渊明强烈的思慕对象。最后的“但恨殊世, 邈不可追”, 描写的是现在已不存在的、曾皙之言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风景。这也是序文中“慨”的含义。

这里的“慨”, 是由“殊世邈不可追”的现实引起的。曾皙的时代, 历史久远, 与陶渊明当时的环境已大不相同。曾皙的世界已经远去, 来不及赶上了。“殊世”除了时间的隔绝之外, 也包含了与世间趋势不同程度的隔绝。

“欣”是由春季和暖的气候及清澈河水等景物而引起的美好感情。春天的情景与曾皙之言一致, 因此便想起了那种情景。但是, 曾皙的世界与作者的“世”是不一致的。思慕的情景和世界已不可及, 风景和季节之美以及展现在眼前曾皙描绘的风景, 已经不可能产生意识了。既有和风景一致的情况, 也有和风景不一致的情况。

“童冠齐业, 闲咏以归”, 虽然是陶诗中的风景, 但却是想像的, 从序文中就可了解到。“偶景独游”的“独”, 表现的是现实中的孤独。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 春天的美景都是人们喜欢的。对“童冠齐业, 闲咏以归”的理解, 也存在着差别。在现实中, 春游的有陶渊明, 那里没有“童子”和“冠者”, 所以才在这里发出了深刻的感慨。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风景一致而人不一致吟咏的《时运》诗中, 《拟古》四也有同样的表现。

斯晨斯夕, 言息其庐。花药分列, 林竹翳如。清琴横床, 浊酒半壶。黄唐莫逮, 慨独在余。(《时运》之四)

其四吟咏的是自己庐中闲静的心情以及对黄唐生活的羡慕。第六句“浊酒半壶”, 描写了在庐边的草木旁, 作者琴酒之乐的悠闲生活。这种优雅的生活, 几乎可以与古代圣王时代的生活相媲美了。但现实又不是“黄唐”时代, 因此也就没

有了共同感慨的知音了。古人吟咏的境界是我们今天无法享受的，所以才有了其三的感慨。其四没有这样的感慨，但却增加一个“独”字。“慨独在余”的“独”，没有人理解为孤独。序文的“偶景独游”，没有“冠者”、“童子”，在古代是指没有知音，表现的是春游时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春季风景优美，但反过来却没有知音，因而陷入的孤独，“欣慨交心”即是他所吟咏的《时运》。

再看一下《时运》—“袭我春服”中“我”字的使用。“春服”使用的是曾皙之言，“春服”是指春装的同时，也是曾皙理想风景的代表。《时运》特别是其三、其四中的“我”，吟咏的是思慕古人、羡慕黄唐世界的内容，是抱有感慨的“我”，是没有被人理解的“慨独在余”。

从这些内容来看，“袭我春服”中的“我”继承了曾皙的精神世界，突出表现了自己的世界观与曾皙的世界是一致的。也就是强调境界与世界观的一致。自己与对象的境界一致时，这时便使用“我”。“我”是“我”和“春服”象征的曾皙世界，是超越时间的隔绝而具有的共同世界观，具有区别同时代人而自己进而排他的意味。

类似这样的“我”，还有其它的例子。下面举《读山海经》其四：

丹木生何许？乃在崑山阳。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岂伊君子宝，见重我轩黄。

“轩黄”，指黄帝。对古代圣王称为“我轩黄”，这里的“我”，是指我敬爱的黄帝，或与我具有相同世界观的黄帝。

黄帝经常出现于陶渊明的作品中，除了前面《时运》诗中的“黄唐莫逮，慨独在余”之外，还有《赠羊长史》诗中的“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而吟咏的“轩辕”，则有《感士不遇赋》中“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之句，表现了对古代达人轩辕氏、唐陶氏的思慕之情。这是把黄帝作为思慕对象而吟咏的，所以在《读山海经》其四的“我轩黄”中的“轩黄”成为思慕的对象其中的含义也就明了了。

再如《桃花源诗》中的“吾契”，表现的是

自己的世界观：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躡清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

“契”，是指与自己世界观一致的境界^[4]。“吾契”，是我心的闲适世界之意，具体是指桃花源而言的。陶渊明没有去过桃花源，而且也没有桃花源这个地方。这里使用的“吾”，与《读山海经》四中的“我轩黄”的“轩”一样，其中的世界与境地和作者自身是表现一致。

把这些内容综合起来看，《读山海经》其四和《时运》诗中使用的“我”，表现了作者和对方世界观和境界的一致。对思慕的对象自称“我”，表现了其境界和世界观与黄帝及轩辕氏是相同的。这里的第一人称，强烈地表现了自己的世界观。

在陶渊明的假托诗中，吟咏三良和荆轲时也用了“我”字，这是与对象人物完全融和一致的表现。吟咏对象的一体化，体现了历史的紧迫感。本节考察的是强调世界观一致的第一人称，对象不是完全的一体化，强调表现的是世界观和境界的一致。对象或者是捕捉的对象境界的一致性，其中的世界才能融和。

参考文献：

- [1] 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 陶渊明假托诗中的第一人称表现[J]. 中国文学研究, 2007(33): 14.
- [2] (日) 沼口胜. 陶渊明《拟古》诗考[A]. 清水凯夫教授退职纪念论集[C]. 立命馆文学, 2007. 598.
- [3] 范子焯. “汝语”——一位亡国之君的谶诗——对《世说新语》“尔汝歌”的还原阐释[J]. 中国文化, 2000(1): 71.
- [4] (日) 一海知义. 陶渊明·期文心雕龙[A]. 世界古典文学全集[C]. 筑摩书房, 1986. 1.

(责任编辑 吴国富)